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2 2003
(第2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2)

全球化、人口与环境

王小民

(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在讨论全球化时,必须要考虑到人口、生态环境的因素,这些因素界定着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框架,对未来的全球化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环境全球化变迁有一个历史进程,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呈现出加速的趋势。人口、生态环境与安全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已经带来了许多恶果,而环境问题的滞后性又影响到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 全球化; 人口; 环境; 安全
中图分类号: C924.24;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3)02-0145-05

全球化的历史过程由来已久,工业革命,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全球化是一个多维的过程,有着双重效应,其对各国各地区带来的影响绝对不是同等的。全球化、人口、生态环境、安全这些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紧密的互动关系。对全球化的研究的文章很多,但较少有综合涉及到全球化、人口、生态环境与安全之间关系的文章。本文试图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探讨全球化、人口、生态环境与安全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它已经成为摆在其发展道路上一个不可逾越的挑战。

一、人口的增长与全球化的前景

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多方面的过程。在讨论全球化时,必须要考虑到人口的因素。这一因素已经对当代的全球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界定着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框架条件。

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当惊人。从19世纪以来开始加速的人口增长势头特别引人注目。从20世纪初开始,人口加速增长的势头更为明显,到了1950年前后,年均增长率已经从每年0.5%提高到1%。此后更达到年均2%的惊人速度,世界人口倍增所需时间缩短到35年左右[1]。从1950年到1987年,世界人口翻番为50亿,同期,世界人口每年增长8000——9000万人左右。这样的增长不仅在生态学上令人忧虑,而且也会对国际政治从而对全球化的前景带来一系列后果[2]。从全世界来看,虽然人口平均增长率和出生率不断下降,但我们目前还是处于惊人的增长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金字塔年轻的年龄结构所造成的人口增长量或者惯性决定的,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率存在巨大差异。人口增长放慢的主要是发达国家,而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口仍旧以较快的速度增长。1950年以来出现的人口增长高峰,则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在新增的人口中,发展中国家占86%,发达国家仅占14%[3]。

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使我们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危险,如污染、自然资源的消耗,世界粮食供应紧张。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它和指数增长的现象有关。虽然指数增长现象十分普遍,但它却能产生令人震惊的后果:只有当问题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其问题的严重性。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的两个故事说明了这一点。指数增长会造成数量急剧增加[4]。

收稿日期:2003-05-23

作者简介:王小民(1972-),男,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环境政治学.

虽然年增长率很低,但翻倍的时间很短。这样在考虑到人口增长问题时,就能理解人口增长为什么会如此迅速。

二、全球化、人口与环境安全

(一)人口与生态环境

有人认为,生态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马尔萨斯层面,它把人口与世界粮食供应联系在一起。如果人口增长造成粮食资源不足,会直接影响人口质量。第二个层面我们称之为被剥夺。这是人口问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反映,是因为缺衣少粮、食物分配不均而引起的人民不满,是激进政治势力发展的政治后果。因相对被剥夺而产生的不满会导致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尤其容易引发革命运动。第三个层面是生态层面,是人口问题中最主要的方面,也是目前认为最危险的:人口猛增不可避免会向生态系统索取更多的自然资源、物品与服务,这必将导致更多的污染[5]。

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涉及人口问题,因为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多的污染和资源消耗。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以及沙漠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的过快增长。这导致这个地区日渐增多的经济问题。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环境承载能力带来了严峻的压力。环境问题因人口增长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这一因素既加重了环境的退化,又使更多的人遭受环境退化的苦果。在每年增长的人口中,绝大部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均收入低,农业生产力不高,技术薄弱,各方面投资不足,因而在对付人口高速增长给环境和经济所产生的后果方面能力有限,由此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

(二)人口、环境与安全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危及安全的诸多因素中最大的问题是人口爆炸。人口爆炸给世界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加剧了耕地、森林、淡水等一系列危机,使许多人面临着饥饿和失业的威胁,有时成为诱发动乱的重要因素。

在全球军事威胁程度下降的情况下,人口的变化已经成了全球问题中最表层的问题。诸如资源保障程度、地球生态环境状况、世界生态环境状况、世界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等重要参数,都与地球上人口数量、区域分布及其经济活动规模息息相关[6]。人口爆炸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土地的过度开垦,从而侵蚀全球的许多生态系统。这导致在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方更多的物种或者灭绝了了或者正在受到威胁。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失控的人口增长正在加剧环境的退化,往往成为引发动乱甚至战争的导火线。在印度和孟加拉国,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都已经爆发了因人口增长引发的武装冲突。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认为,除了核战争本身,人口增长是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解决这一问题的将是饥荒、骚乱、起义和战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指出,如果我们不对人口增长加以控制,地球上的居民将被生态灾难、或者被剧烈的迁移过程所毁灭[7]。

由于贫困人口的数量每年都在大幅度增加,贫困人口往往成为社会动乱的因素,成为反政府的力量。与此同时,贫困人口因环境所迫而不得不超负荷使用耕地,毁坏森林,为了扩大耕地而开辟荒地和山坡,而这些又进一步加剧了土壤侵蚀、环境恶化,从而导致贫困的加剧。而贫困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全因素。贫困可能导致内乱并波及到起国家和地区,从而使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更加严重。菲律宾和津巴布韦的例子表明,穷人所承受的各种压力不仅使他们变成移民,而且使他们

为了生存而必须破坏资源[8]。这些贫困人口发觉他们别无选择,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明天的世界,而是今天的晚餐怎样着落。人口的增长往往是使资源争夺加剧的不可忽视的诱因。埃及和苏丹在尼罗河上的水源纠纷,因苏丹对原有尼罗河水分配协议不满而发生冲突,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苏丹人口的增长,导致原有的河水分配份额无法满足国内对水资源的需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9 年 10 月在纽约总部发表的报告认为,由于人口膨胀和农业生产的扩大,未来 25 年内非洲大陆将围绕水资源爆发战争[9]。非洲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最干旱的地区,而且人口出生率也最高。同时,有许多其他因素使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而每一个因素都可能使别的因素得以强化。人口过度增长使得过多的农民生活在负担过重的土地上,这导致土壤侵蚀、水土流失加重。越来越多的农民或者被迫向外迁移,或者去寻找更多的土地,开垦那些比较干燥的土地,其结果使得情况更加糟糕。这是一种危险的循环。在这种循环中,一种因素受到其他诸因素的作用而恶化,而它反过来又以更大的力量对其他因素施加自己的负面影响[10]。这种危险循环对于非洲国家养活自己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也对这些国家维持政权稳定和安全产生严重的影响。由于人口增长、干旱、土壤侵蚀、沙漠化或其他环境问题,许多人在自己的家乡无法继续获得生活的保障,他们别无选择,只得到别处寻求避难所,成为环境难民,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难民潮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于接受国家来说,难民已经带来很多问题,造成了沉重负担和巨大压力。

在许多地区,环境已经成为安全问题的一个基本要素,并且在未来将会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安全事务的核心。在中东,围绕水源问题上的冲突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并且还要持续下去。在亚洲,印度与巴基斯坦,印度与孟加拉国也因同样原因在水源问题上发生了争端。由于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而产生对水需求的不断增长,可能不久就会变成国家之间引发冲突的一个原因。环境因素并非总是立即引起对抗,它们会进一步助长社会的不稳定,在国家之间会导致紧张局势和敌对关系。由于日益增长的人口为了在退化的环境中寻求生存,这个情形会变得更加严重。

(三)全球化、人口与安全

我们现在面临的生态环境与过去非常不同,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指数增长使人们意识到,地球是有限的,地球的承受能力会达到它的极限。它对我们既能短期也能长期保持人类经济、社会需求和环境质量之间平衡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然生态系统一旦受到破坏,它的恢复将很艰难甚至是不可恢复的。生态破坏现象与我们认识其危害性之间有相当长的时滞。由于环境问题存在滞后性,这就会影响问题的解决。

并非所有类型的环境退化都是近来发生的或者是全球性的,有些是早已经形成的并且是地方性的。即便如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环境的不可持续的变化与前一个时代的环境损害是不同的。尽管当代对环境的滥用在较早的历史阶段就有其先例,但是全球化正好赶上了种种新的环境问题,诸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严重丧失以及各种跨国污染。这些问题已经不是单独地而是一起出现了,而且,一些生态问题显然是全球范围内跨边界流动的结果[11]。

从 20 世纪中期起,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技术的转移和国际贸易的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一步加快了全球环境退化的进程,扩大了环境问题涉及的地理范围,环境退化的类型、因素、广度、强度都有了变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表现更为明显。当代跨国污染、全球环境公共品以及资源短缺等所达到的水平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在过去的 20 多年间,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和出口价格下降,人口快速增长,债务危机爆发,国际资本市场向一些国家关闭,发展中国家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打击。由于经济停滞不前,以及人口爆炸,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国家土地进一步荒漠化,自然资源被严重透支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基本需求。布伦特兰委员会的观点认为,世界商品贸易通常会刺激发展

中国家的资源耗竭。商品出口的大量增加,已经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对于自然资源基础的滥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主要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出口。相当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可再生资源和可耗竭资源的出口以换取外汇收入。根据对 33 种初级产品的计算,1981 年——1983 年自然资源出口收入占全部出口收入的百分比中,墨西哥达到 80%,埃塞俄比亚为 72%,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是占到 60% 左右的份额。而贸易条件的变化会改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进而对环境造成影响。海地的情况可以说明多种政策,包括贸易条件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12]。经济学认为,工业生产模式由北向南的稳定扩散已经使全球经济产生环境污染物质的整体能力有了大规模提高,这些污染物质威胁到全球共同的生存环境,如海洋和大气[13]。

曼弗雷德·韦克尔指出,人口问题格外具有全球性并界定着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框架条件,世界人口的日益膨胀不仅在生态学上令人忧虑,而且也会对国际政治从而对全球化的前景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与工业国家人口增长缓慢,停滞乃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发展中国家爆炸性的人口发展,一方面将导致国家安全政策重要性,甚至未来国际体系制度结构的改变,另外一方面,使得穷国向富国移民的压力显然越来越大。对此他认为会带来以下的损害:1、对国家统一和文化认同的损害。2、对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3、问题与冲突的输入。4、南北之间的新摩擦。5、爆炸式人口增长将使顺利摆脱不发达的梦想十分渺茫,社会下层的生活条件将更加糟糕。6、人口的增长及对环境的多种破坏造成对地球三方面的滥用,即资源的可支配性、生物界的再生能力和大气的质量。环境引发的冲突有增无减。而这些问题和冲突的加剧可能侵害国家结构,导致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政权的建立,从而不仅威胁地区稳定,南北关系也会恶化[14]。环境问题已经纳入经济发展、政治斗争、国际合作等领域,并越来越视为人类社会的安全问题,成为国际安全冲突与合作的重要主题。

(四)全球环境问题与全球治理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对安全重新加以定义。需要一个清晰的关于什么是安全的理念:安全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从哪里获得安全。保护全球的环境,从而促进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加快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进程,以便确保一个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安全的环境基础。在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之际,这样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将有助于维持国际关系的稳定[15]。

环境问题的弥散性与跨国界性,政府能力的不足,市场机制的失败,促使国际社会将全球环境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实现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一内在要求,有利于在全球化时代确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研究全球治理的著名学者安东尼·麦克格鲁说:“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与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着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很显然,联合国体系、世界贸易组以及各国政府的活动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因素,但是,它们决不是唯一的因素。如果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区域性的政治组织等被排除在全球治理的含义之外,那么,全球治理的形式和动力将得不到恰当的理解。”[16]

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在近几十年得到了迅速发展,解决环境问题的措施实现了全球性、战略性规划,寻求国际制度变革与创新。其主要方式有双边合作、区域性合作、以及非区域性的多边合作。同时,完善国际制度,规范、协调各国的环境行为,共同解决国际环境问题。这包括环境法的发展,保护环境的国际机构。有人统计,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关于环境问题的国际规章就从零增加到近 100 个。由各种国际环境决议、宣言、公约以及国际环境法构成软件系统和由国际环境保护组织与机构构成的硬件系统,共同构成国际环境保护制度的综合体系。展望将来,

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与技术革新、制度创新与观念更新[17]。

三、结　　论

全球化的双重效应对世界各国,尤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显得更加紧迫。人口、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并对未来全球化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它界定着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框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对安全的定义进行重新界定。人口、环境成为新的安全要素。控制人口增长,保护全球的环境,从而促进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以便确保一个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安全的环境基础,这将对整个世界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杨云彦主编 .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 .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
[2] 赖纳·特茨拉夫主编 . 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M] .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3] 吉利斯,罗默 . 发展经济学[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
[4] 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 . 世界政治[M]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5] 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 . 世界政治[M]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6] 俞正梁等 .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M]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
[7] 诺曼·迈尔斯 . 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M]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
[8] 詹姆斯·H·米特尔曼 . 全球化综合征:转型与抵制、喜悦并忧虑[M]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
[9] 蔡拓 . 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M]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
[10] 诺曼·迈尔斯 . 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M]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
[11] 詹姆斯·H·米特尔曼 . 全球化综合征:转型与抵制、喜悦并忧虑[M]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
[12] 杨云彦主编 .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 .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
[13] 戴维·赫尔德等 .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14] 赖纳·特茨拉夫主编 . 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M] .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15] 诺曼·迈尔斯 . 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M]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
[16] 戴维·赫尔德等 .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17] 俞正梁等 .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M]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

Globalization,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WANG Xiao-min
(*College of Management*,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discussion of globalization,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factors cannot be neglected, because they have a far reaching effect on globalization . The environment globalization evolution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shown accelerated speed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Amo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 population and security , there exist complex relations . The rapid increase of population has caused a lot of disastrous effects and the time lag of environment issues has affected it 's solution .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population; environment; security